

75427/79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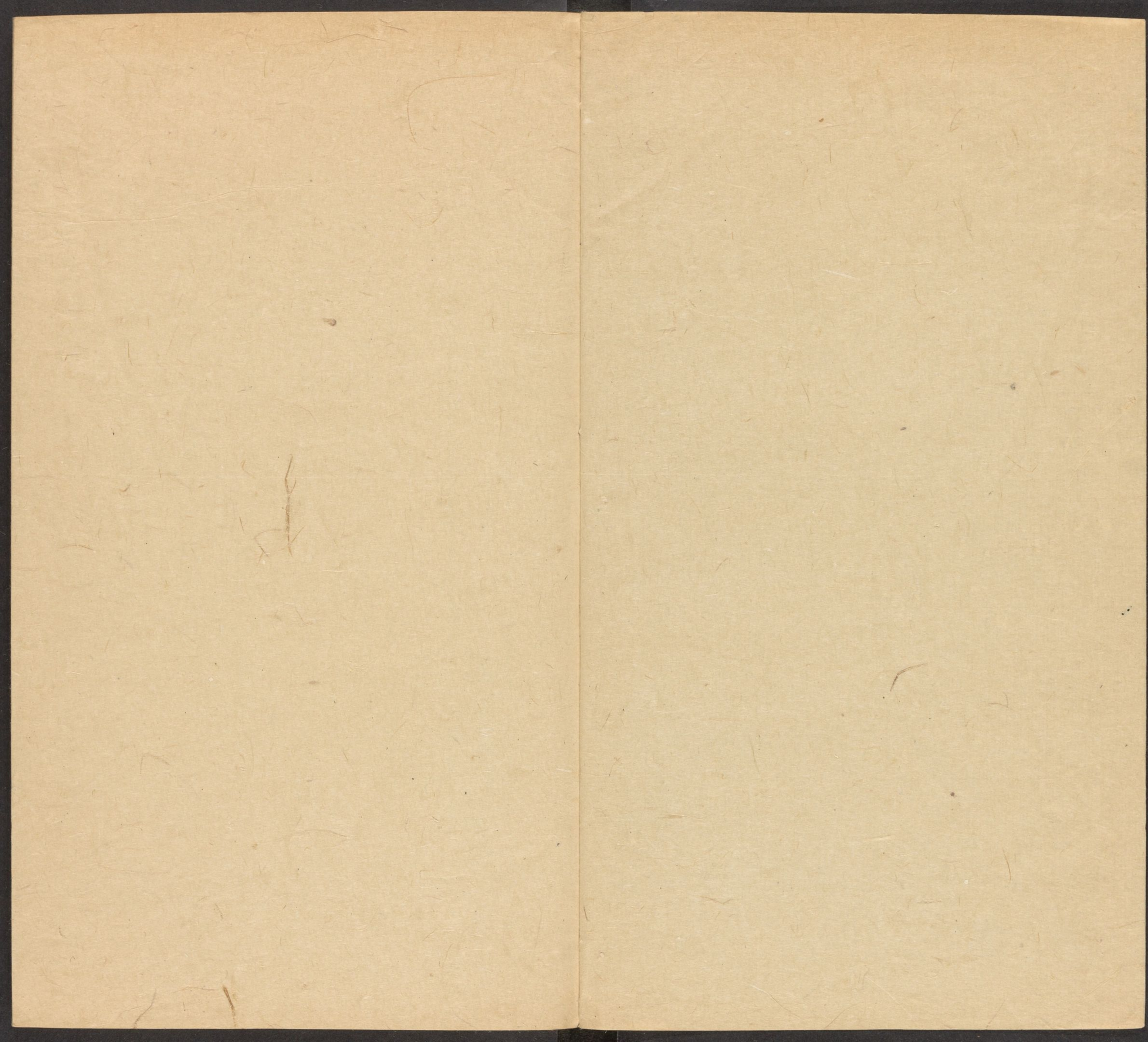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20 19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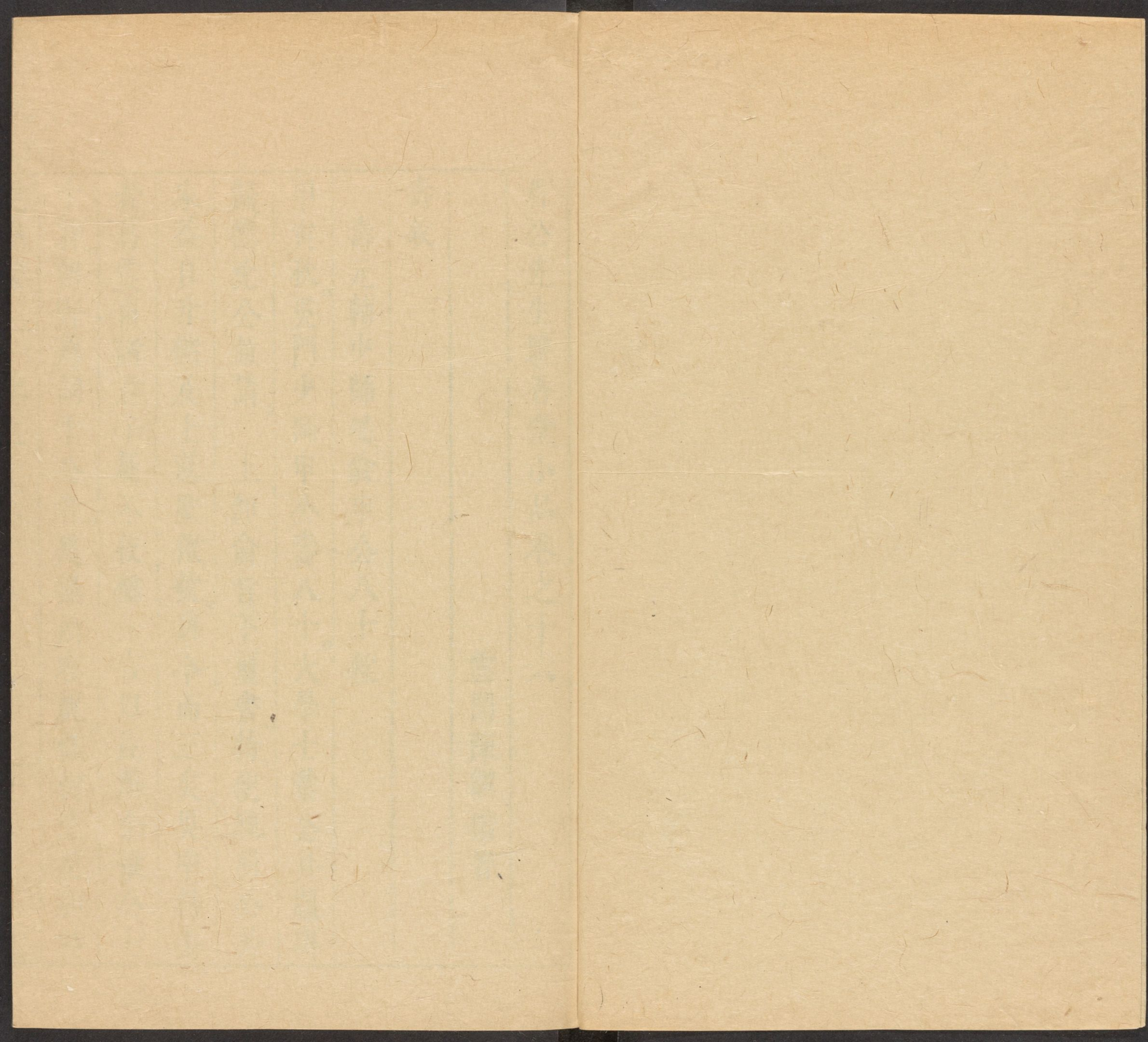
58

9











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卷之十六

雲間陳繼儒著

壽敘

壽元輔少師瑤翁申公八十敘

甲寅秋。吳門少師申公壽八十。大學士葉公具題與歸德沈公竝請。上卽俞旨。下璽書。特使馳問公於家。蓋自升儲。及上慈聖徽號。與今而三矣。吳中楊去奢。葛震甫諸君子。屬不佞儒一言以佐觴。余惟公七十時。朝野薦詞于公者。幾無所容祝。儒何能更加於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縉紳先生而竊以救世玩世出世之說請爲公奏之。當江陵乘車。未上急操下嚴。自公稽首歸政而君始君相始相。六曹始。曹九鎮始還爲九鎮。河不主異議。而淮黃之安流如昔。主挑釁而虜王之堅款約如故。金不采稅不權。中使不橫出而山市寧救如故。儲事有累揭而不顯諍。而官府父子兄弟之間。其吉祥如故。此公之所爲出而救世者也。公二十有八而爲狀元。四十有四而拜相。五十有七而辭中書政事堂。安享林下者。又二十四年所矣。曩時或考

滿賜宴如天神。或賜答。御書如朋友。或面承。召對于毓德宮。出示東宮諸王子。如家人骨肉。而公則避寵若驚。受之而不加盈也。晚年閱世彌久。感慨彌多。屈指辛卯後之宰相。壬戌後之狀元。且不知誰菹誰枯。誰修誰短。而况區區穴中之格鬪。爨下之諍言。曾何足以辱公之一呷哉。卽受之而不加損也。此公之所爲退而玩世者也。大抵江陵之局。一變而爲名法家。故救世者莫若以寬和。近年之局。再變而爲縱橫家。故玩世者莫若以談笑。夫以談笑爲玩世。



如大人長者。而當嬰兒。則與之爲嬰兒而已。若此者。豈特可至長生。雖謂公得道可也。近有人自洛中來。言歸德大學士沈公。年甚老。甚健。而事亦甚奇。家有五愚公社。曰守株。曰移山。曰刻楮。曰揠苗。并公而五。皆圖畫壁間。有門生故吏至。則拉入杏花酒肆中。或與鄉父老賭博。餅餌勝負。以爲樂。此尤玩世之雄者。而公特不如此。之不恭耳。舍歸德而外。則有雲棲老人。雲棲于世福。自願其日減。申公于世福。人願其日增。及今皆八十。而增減之味。俱已覺矣。則公之轉救世。而爲玩世。轉玩世。而爲出世。豈肯落裴公休。趙公抃。兩相國後哉。申公曰。善甚矣。子之老。而進吾以道也。爲韞然。斟酒三酌。康爵而退。



壽滬海陳先生八十敘

往者滬海先生七十時。不佞嘗操文以佐觴。大約謂先生鄉行類陳太丘。不通書京師類唐介。不奏記政府類劉元城。先生笑而領之。而今壬戌又稱八十矣。禮稱耄耋于君。一坐再至。杖于朝。不俟畢。先生笑曰。老臣久私丘壑。絕春明之夢。廿年所矣。請辭。禮養老月有存。有常珍。先生笑曰。不腆秫田。故在。請辭。禮鄉飲酒五豆。先生笑曰。僕老猶善飯。無以賓筵嚴我。無以哽咽祝我。請辭。退而召故人子侄。張燈梅花香雪。



中飛絲奏肉觴詠甚樂也。客睨而駭之曰。先生殆古  
之至剛人也。寶刀易缺。長劍易折。垂八十而光芒不  
衰。將無齒剛舌柔之旨非歟。余曰。先生唯至剛故至  
此。當其爲諸生孝廉時。慨然以天下名教爲己任。有  
俠骨而無柔情。有冷面而無脂態。有清議而無綺語。  
卮詞既入仕版。自尚書郎以及冏卿。自兩畿兩河以  
及三楚。其執法甚堅。砥行甚峻。權要撼之不爲動。名  
宿招之不爲應。私謁削跡。公啓削名。里有闕于墻。信  
于闈。居間于公庭。漁獵于鄉曲者。見先生車輒引去。  
聞警咳吐涕聲。搖手障面而避之。雖不便者。譽誹參  
半。而一二貝錦之言。終不勝田庚褐父之口。曰。陳先  
生至剛人也。假令撤城府。摧壁壘。事不論曲直是非。  
品不論智愚賢不肖。唯唯諾諾。如不鳴之蟬。無口之  
瓠。以此博醇謹長者聲。似亦甚易。而先生故羞而不  
忍爲也。和同不已。必流而爲鄉愿。鄉愿不已。必流而  
爲鄙夫。大丈夫七尺未捐。三寸舌。六寸管尚在。何憂  
何疑。而輕擲百年之景光。盼世人須臾之顰笑。何慙  
何懼。而盡更老成之故轍。學少年諧媚之步趨。落落



無徒。堂堂獨露。如壯士之不借他力。獅子之不求伴  
侶。非特大人相。抑亦壽者相也。則先生是已。若老氏  
齒剛舌柔之說。此可以教中人。而不可以動豪傑。筆  
柔而敗。硯剛而存。藤蘿柔而善緣。萎于霜雪。松柏剛  
而似傲。挺于歲寒。夫物則亦有然者矣。而又何疑于  
陳先生。

壽封修撰見峯張先生八十敘

太史君一。以辛丑。廷擢第一人。是年。太子寇婚  
禮成。上。慈聖尊號。覃恩京朝官。太史得封。見峯先  
生如其官。丁未。先生方八十。太史請于。朝。假休沐  
歸上觴。遠近束錦羞璧者錯堂下。太史謝不內。而徵  
陳子一言爲壽。陳子遜者再。及春花時。始得操筆而  
祝先生。余惟東海公以名臣震朝野。再傳爲黃門。爲  
侍御。其後甲第駢起。幾十輪而九戟矣。見峯先生。獨  
不獲以經術顯。太史一鳴。以先生身親見之。父老云。



山川有靈。余謂彈丸峯泖。何足當君一。要自先生長發其祥耳。先生性軒爽。當家世中衰。挺身左右翼。日以孝弟恭儉爲政。自拜封典後。被服樸素。門庭蕭閒。閭史無過書。公府無溷牘。逍遙文史山澤間。丹靚碧瞳。疾步健噉。度其規模尺幅。蓋古之有道君子歟。陸文定公嘗謂予。吾歷仕途。見浙孫氏再世爲宗伯。其列卿佐侍從者。踵相接于朝。閩林氏三世四尚書。下亦爲郎署牧守。而常與孫宗伯季泉。林尚書肖泉。對山游。言貌愿朴。視寒峻無以異。詢其人。人則約歛檢

括更過之。天道忌盈。鬼神瞰高。兩家皆無處焉。其子孫貴盛通顯根本。亦確在于此。今太史君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端靜狷潔。弘雅精嚴。惟恐隕越先世之家聲。是懼。而先生素心素風。嘿相扇助。豈惟不愧東海孫。其意亦欲教太史君事事第一也。自古父子世登狀元者。爲安氏梁氏張氏。兄弟繼登者。爲陳氏孫氏。一姓二狀元者。爲宋氏。翁壻皆狀元及第。而年最少者。爲汪應辰張孝祥。三試而元者。幾人。膺首選。而他讓者。又幾人。而惟王沂公之博大。呂文穆之寬。



明齋堂  
卷之十六  
簡。文信國之忠義。吾朝二羅之風節。文章賢者至  
今樂道之。君一真其人乎。君一汰雜賓。核掌故。隱然  
以三不朽自任。而當世亦以公輔期之。若後人邈考  
其所自出。如歐陽司馬公父。則先生姓字。因與之並  
傳于無窮。其壽又孰與今日多哉。東海公若萌之始  
芽。侍御黃門若甲之始花。及君一則爛熳矣。栽培護  
愛。以收碩果之報。是在先生。昔張文孝公爲狀元。性  
至孝。願以已官秘書郎授父。真宗許之。父年九十餘。  
見其子入踐樞府。宋人艷爲美談。垂五百餘年而鮮  
有繼者。繼之請亦自張氏先生始。



壽敦五孔先生八十敘

乙丑 皇太子誕生。太史玉橫孔公奉 詔書頒示

江南江右。還壽太公於里居。出而仗節。入而介觴。鳴玉佩魚。鏗然委地。遠近聞而艷之。比時邦君具牛酒。鄉紳具羔鴈。父老子弟。芟除酒掃逆之境。宗長聚族。逆之郊。有洞庭孔介孺者。太公族也。走詣陳子。請屬祝詞。往介孺客蕪湖。遇長公泰華。授經曾氏。按譜相質。同出曲阜。端友公喬。端友生三子。長居衢州。次居句容。三居洞庭。自是泰華介孺。敘年爲昆弟行。太公



往來京師。數向蕪湖訪介孺。而次公則魚服雀舫。直  
覓介孺於洞庭山中。遊四日乃歸。其敦族最爲篤摯。  
每爲余言。太公廩廩有道君子也。孝友博聞有行義。  
取予不苟。以明經官蜀中。隣水簿。清節著聞。三年拂  
衣去。去之日。棧車羸馬。橐裝蕭條。邑人嘆贊不容口。  
曰。丞簿匍伏大吏堦下。往往類寒蟬凍蠅。而孔公此  
行。如青鴻黃鵠。翔於霄漢。豈可羈紲哉。願伐石建祠。  
俎豆公於永永。而太公則逶蛇謝曰。吾非耻折腰小  
兒。第我家五男兒。頗出杜少陵陶柴桑上。又何戀區  
區五斗爲也。未幾長公泰華。次公玉橫。先後讀中秘  
書。青城靜父皆食餼。才名互相甲乙。武庫經笥。家駒  
國寶。哀然萃于一門。而太公又以 覃恩鉅典。封如  
次公太史官。得

天子制詞甚美。仕兼吏隱。祠有豐碑。清畏人知。家無  
擔石。真言言實錄也。太公居恒課子。文章欲其根本  
六經。德業望其師模三代。蠕言螿動。俱無愧于孔氏  
之家法。而後卽安。今次公簪筆經幃。衡文場室。啓沃  
皆第一法言。甄拔皆第一名雋。高山大川之局量。金



鼎玉鉉之聲華。業已揭日月而懸人間矣。有如操大柄。決大事。收攝人心。休養物力。以清靜和平之福。還之朝野。以康寧仁壽之福。分之太公。謹四知。提百忍。聚太上之三立。演謙卦之六爻。止沸止囂。去羨去泰。卽春秋八十。猶彭錢之小年也。昔蘓老泉與子瞻。子由。同入京師。歐文忠韓魏公。奏其文於朝。僅除著書郎。爲霸州文安縣主簿而止。孔氏二史。不減兩蘓。而太公笑擲雞肋。食報鳳毛。朱黻方來。黃髮未艾。視老泉先生。所得不更饒乎。老泉蘓氏族譜。雄健俊偉。光輝明白。讀者喜其本本原原。有孔子孝友爲政之遺意。今太公邂逅笑談。忽得洞庭句容二派。合爲南宗。凡與介孺。驩暱無間者。二十餘年。其猶蘓氏行古之道也。隋唐之朝。譜局隸于翰林宰相。皆帶知譜事。况孔氏以聖裔而居帝鄉。比之舊閥名家。其關繫猶重百倍。自今以始。葛庇根。葵衛足。太公百歲之年。皆介孺一家鳩族之賜也。寧容無片言以獻。故徵陳子文。授之祝史。以侑人日春酒之觴。



壽雲從范先生八十敘

古三代八十者。帝授几杖。行糜粥飲食。巡狩四方。諸侯待于境。帝先見百歲翁。次九十。次八十。東行西行。弗敢過。欲言政。帝就之。三代以下。此典不再舉。僅見於漢之老更。而後則寥寥矣。我朝惟鄉飲禮差近古。然名實不稱。有識耻之。是故甲姓巨閥。當耄耋之年。不敢聞之。薦紳長吏。而徵詞山澤之癯。如雲從先生是也。先生范文正忠宣裔也。濯行績文。介儀矩步。里落化之。遠近高才生。多廩廩執北面禮。先生擊蒙



發部。舌佃以事二親。餘廩六姻三黨。父事兄。母事嫂。子視諸從。侄極有恩。孝弟章聞。學使者旌其閭。爲風教勸。久之。用明經高第。令慶雲。通敏廉潔。著有民譽。會仲子異羽。負冰鏡之望。拜天官郎。先生遂拂衣歸。歸而遇。覃恩受子封。笥衣冠藏之。于郡邑庭。不數數也。郡邑虛左大賓。迎先生。一再應謝不往。日挈諸故人。鹿車魚刀。逍遙山堰水涯之旁。三雅而醉。三商而起。有談市朝者。移他語置之。或呼棋楸聲亂之。暇則爲子孫衮衮談說經史。與朝家二百餘年掌故。齒及忠孝節義。捋鬚拊膺。慨然若撫其會。晚窮性命之學。宴坐凝神。聲跡俱闕。俯而讀。仰而思。神明湛如也。人見先生去官早。擬以九十日之淵明。六百石之曼容。而余謂未足盡先生。大約類文正忠宣父子耳。夫文正捐田贍族。捐宅建學。忠宣捐俸以廣義庄。而先生寒賜襦。飢賜粟。市藥掩骼。垂老無倦容。其利濟同也。文正文章本於六經。忠宣以作者自命。藝林典冊及當代金石碑版之文。皆出其手。今先生嫻經術。工詩賦。而異羽言語妙天下。藝苑推爲代興。其文學



同也。文正與孫明復、張橫渠、胡安定共論中庸春秋。明堂禮樂及鄉飲酒禮。先生弟子二百餘。皆知名。孝秀爲引經敘史。幾至嘔心。而又延閩師里老講讀。高皇帝律令於鄉。其整訓邦族同也。文正忠宣剖斷國是好銓別邪正賢不肖。今先生汲引後學。異羽倦倦以搜揚賢士大夫爲已任。其雅意人才同也。文正忤夷簡去。忠宣忤安石章惇去。先生性剛嫉惡。謝慶雲令異羽抗時自劾。謝吏部郎。其急流勇退又同也。夫家常細小。父子猶有同心。若去官而子謀之父。父謀之子。稍非大賢。必且拂然于鼻息喉嚨之間。柄鑿而不相入。如先生是父。是子。解發擊鞞。不爲功名富貴所籠絡者。能幾人哉。能幾人哉。先生春秋八十。勇噉翔步。其氣不少衰。頃天子詹吉視太學。推擇海內篤行者宿。惟先生足當三老五更之選。而異羽詔起尚璽丞。將車執杖從焉。有如天子設漿執醕。僕而問政。其將理何語置對。忠宣曰。大輅與柴車爭逐。明珠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鬪力。中國與外夷較勝。非惟不可勝。兼亦不足勝。不惟不足勝。雖勝亦不武。



也。此語與今日時事頗相類。先生有意乎。請以爲  
聖朝獻老乞言之助。

壽特進元老鳳林杜大將軍八十敘

今國家九大鎮。無若榆林之士馬。號稱精強。其起家  
世弁。臨壇授鉞。兄弟父子相繼爲元戎。無若杜氏三  
傑。而杜氏之功名壽考。又無若今特進鳳林公。公以  
天啓改元之歲。稱八十元老矣。時當壽辰。羔雁牛酒。  
輻輳戟門之外。自朱襖青衿。黃童白叟。以及兜牟介  
士。解辮胡兒。左執綬。右執綬。前祝嘏。後祝鯁。笳鼓沸  
天。歌舞動地。大將軍日章率兒弘域。序立拜跪。進百  
年之觴。猗與盛哉。公十七從軍。以旅帥分屯城。募勇



選銳數與虜格。數有功。功狀載在幕府。初賜節延綏。鎮將書告急。公斬明安。走莊禿賴。得虜首四百五十。甲仗無筭。再鎮寧夏。松山酋賓兔台吉糾宰着等。蹂躪甘肅。公授策諸將。斬級百二十有奇。賓兔死。妻比吉伏賀蘭山後。公遣子日章爲先鋒。至黃草灘百餘里。三戰三捷。比吉迎戰敗走。又斬級九百七十。駝馬千馱。已宰着聚兵武塞外。公先發直薄虜營。轉戰數十里。斬其酋三人。虜一百二十余。諸虜自是叩關乞款。不敢渝香火盟。亦不敢輜一矢窺西鎮。望見麾蓋。輒咋指相戒曰。杜家軍來。宵遁矣。公前後賜朱提累千。重錦累百。進階一級。誥封三代。子日章。十三拜指揮使。稍長。經百戰。神武赫然。拒吉能之請封。降猛可什力之部落。其威名潔操。幾與公兄弟鼎足。公告老于七十前。而日章解甲于四十後。自古大將功成名遂。身退如杜家父子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邁也。昔馬援六十二。請征五谿。披甲上馬。據鞍顧盼。雄則雄矣。及進壺頭。則穿岸以避暑毒。曳足以觀賊勢。左右哀之。莫不爲之流涕。沈慶之。自五校登三事。讓還官



舍日與子孫中表。校獵田園中。樂則樂矣。竟以盡言  
仰藥而吻。此兩人最爲千古恨端。何如公以忠孝爲  
前茅。以神仙爲退步。飲噉如飄風。叱咤如轟雷。轉盼  
如巖下電。被鎧躡蹻。舞劍鬪槊。矯矯如十五鉄小兒。  
今蠖蟄不欲出耳。有如邊陲蠢動。冲主下尺一求  
宿將于臥彪蹲虎間。日章如曹瑋之代曹彬。講邊備。  
蒐人材。次不出父下。公如趙充國。賜安車駟馬就第。  
朝廷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是父是子。自  
應王侯。寧詎紆紫橫玉而已哉。公聞之。嘆曰。吾嘗念  
松弟忠寃。泔泔涕不休。旣而沃酒酌之。大丈夫當如  
此矣。今父子歸隱我家華山。非爾家希夷先生熟睡  
避詔之所乎。陳子駢騾西來。吾勅兒迎于蓮花峯下。  
共爲長生不老事。若斗大通侯印。則請付之弘域等。  
老翁炊黍之夢。栩栩覺矣。日章曰善。請進康爵者三。  
而後遣百隊紫綃。奏太霞真人之曲。



壽顧恭人五十敘

往已未仲春廿五日。余嘗修祝者詞于問卿中。公當杖鄉之年。神審甚旺。南臯鄒先生薦公。起補故銜。今歲癸亥。始轉南太常。顧恭人稱五十矣。公迎之南來。意欲謝里中羔鴈牛酒。而楊季蘅則謀之陳子。請以清言代筐篚可乎。子盍爲我操文以佐觴。今吳中稱高門大閥。無若相國中。舉江表衣冠之族。莫敢鴈行。玄渚公擇繼。獨推梁谿顧先生。名德方正。其女夙有令聞。納璧于歸。屏去一切時世粧。持以嚴重。上下



宜馬。雞鳴候相公黃夫人于寢門。問安上食。如故嫺習者。黃夫人奇愛之。曰。吾娶婦得女。司理徐孺人莊事之。曰。吾得女兄。姬媵而下。解襦推哺。心德不去口。曰。我得母。又得女尊師。當文定拜相時。太常公避事權。收物望。夾袋羣賢。推轂衆正。外不告朋友。內不謀之。恭人恭人。第謹操內秉。客至具餼醴。歲飢發庾廩。遠近以緩急告。施金錢。太常爲文定襄大事。建特祠。徵文于四方。上袞巨儒。恭人拮据佐之。罄囊掃彙。無所惜。撫前夫人一女。甚有恩。程督六丈夫子。才名赫然。略不假以辭色。嘗曰。男有志。女無態。此皆吉祥善事。福亦隨之。約束童婢。不翔視。不比肩絮言。不及于帷牆。惡聲不加于犬馬。閨門之內。肅肅雍雍。非積習兩家名教。曷臻此乎。余嘗讀家人卦。而有感也。曰。閑有家。曰。嗃嗃。曰。有孚威如。夫世家婦無事他奇。惟一重。足以御百輕。近世明粧炫服。好爲艷。流盼蝶語。好爲佻。寶馬畫船。好爲名山大堤之冶遊。始則識者嘆。繼則笑。又甚則里婦習爲故常。慕而効之。而勢不可復返矣。有如得顧恭人者。閑以嗃嗃。孚以威如。豈惟



颺相公丹青之譽。贊太常清白之風。即使女子有行。聞之且愧且悚。惟恐顧恭人知。三吳風尚。豈不凜凜朝典哉。國有重臣而國是定。家有重婦而家範端。余之有感而爲顧恭人壽也。旣爲吳中慶。更爲季蘅姻。姪慶。故授言于祝史。奏之以俟。劉中壘者。採而傳焉。

壽李母袁孺人六十敘

吾郡浦上世家。無若竹岡李氏。其兄弟以進士起家者。則自大叅約齋公。與今司寇郎易齋公始。檢齋公操家乘。居季孟之間。兩公得不廢讀。而袁孺人實左右之。夫易之論駸。專起于家人。然不過二女同居耳。若夫聚族而處。其食指漸繁。而猜心愼色。日益起。非有明識女子。周而制之。則牧兒竈婦。皆得易面反舌。而操離合之權。閱牆猜帷。猝起頃刻。分而爲塗人。戰而爲胡越者。不可勝道。易之所以反覆于家人卦也。



袁孺人本出名家。雅著令聞。當大叅司寇。倚辦于檢齋公。檢齋公心計手畫。無所不精。詞大要以慎靜成。兩公之廉而已。而一切妯娌間。米鹽細瑣。顰笑取與。悉聽之孺人。孺人聞雞鳴。朝于舅姑之寢門。夔夔如也。享廟獻客。新樽析俎。井井如也。大叅司寇之恭人。冕而垂珈。左紈照綺。右綺照紈。孺人衣褐中處。介介如也。則又油油如也。晨必先田僮起。夕必後織婢息。日門未闔乎。雞鶩逸乎。牛未飯乎。禾雜秣乎。燿火不息乎。釜不滌。衣不浣乎。則又呼諸子而質之曰。讀誦

益乎。食噉進乎。師匪怒伊教乎。鄰媪至。則曰。漚麻乎。而配鹽幽菽乎。而乞醯茗乎。檢括臧獲。則曰。無鬪乎。無羣飲徒手博乎。無闌戶外玷主人翁乎。無雌孺不事。飽臥爨下乎。大叅兄弟聞而喜曰。吾不復反顧矣。其出則有清。白治辦聲。入則不聞有闕于市。號于門。譁於同室者。豈盡檢齋公力哉。則袁孺人所嘿相多矣。古今兄弟同居者。遠推公藝。近推浦江鄭氏。其他非漢嫂。憂羹。則繆妻析產。司牝一鳴。雁行中斷。若孺人之恭儉莊智。識大體者。能一二見哉。天必且錫之。



大年爲女宗。爲母師。以風示閨範于永永。百歲觴未  
可量矣。士訓昆季。戰然曰。善。請書之屏。進母夫人帷  
而觀焉。

壽武塘錢母陸太君七十敘

武塘錢母陸太君。庚申登七袞。次公康侯守大名。不  
獲御母歸府舍。盼盼瞻雲。陟岵間。長公抑之持節擁  
傳。過家休澣。奉卮酒上壽。邦君列羔雁。父老具牛酒。  
賁相望于其廬。太君搖手曰。吾家真素。不得使里閭  
怪人薰灼。抑之謹受教。而通家如不佞輩。誼不能無  
一言。往抑之與諸兄弟。讀書樵李南湖。包園中。湖去  
城遠。不復聞城頭搗鼓。率候雞鳴。及膏盡爲節。甚或  
過之。文成奏予。予謬爲塗乙。間談經史。以及掌故。稱



官家言。彼此反覆送難。無諱無猜。似猶有古道存焉者。余過抑之。忠所翁率康侯出肅堂中。太君飴以上客之食。已康侯先得雋。抑之蹭蹬公車。每訪余。臨饋而嘆曰。我母出靜池陸氏。陸氏門壻官給諫吏部。獨先君困諸生。未通顯。先君已矣。如吾母乎。意蓋欲博一第以報太君也。乙卯舉賢書。丙辰。賜狀元及第。太君聞之。且喜且怖。勅門者無入賀。無問便利田宅。無張質庫。無收聚舍人兒。無炫時世粧。晨起部署諸力作。晚視爨下薪。戶下牝。而後卽安。居恒食筭器。衣

大布衣而已。客歲抑之歸。閉門百餘日。始入郡報謁郡縣。及先生長者。不納餼牽。不置酒高會。不通門人北面刺。焚香堅坐。日討先朝之故實而讀之。自宮府以及諸曹。自三韓以西。六詔以北。歷歷往來于胸中。而挑之講學談兵。與夫朝野向背之局。皆嘿然不應。金馬乎。木雞乎。吾不得而侃之矣。古來不愧科名者。代不數人。皆執玉捧盈。自重檢點。而人亦以重臣期之。相與愛惜成就。以待其緩急之用。後世歲入輕。交游輕。筆舌輕。于是羣喙嗶嗶。衆目睽睽矣。抑之以



一淡蕩滌百羶。以一靜彈壓百動。而康侯又能醇謹  
潔廉以濟之。諸孫襁抱者解盼笑。縮髮者解伊吾。勝  
寇者嫺文章。而不闌戶外十步事。門庭藺肅。清風穆  
如。太君雖以二子貴。猶然七十前寒書生母耳。昔陶  
母截髮挫薦。使侃享客。以交勝已者。秦仲瑛白母請  
客。既至無勝友。毋怒責之。是二母余尚以爲多事。蓋  
此可行于聲名未立之小兒。而不必行于科名竝盛  
之兄弟。澹泊寧靜。諸葛武侯相業之所繇出也。舍成  
都八百桑而外。寧有餘粟餘帛。舍司馬德操龐德公  
而外。寧有異人。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太羹玄酒。惟淡  
故不厭。天地惟靜。故不朽。錢氏子母其知道乎。卽臣  
儒經世。列仙住世。不出此矣。吾聞其宗明吾先生者。  
得道君子也。太君試以不佞之言質之。



壽宋母沈太夫人七十敘

吾鄉屈指閥閱。則蕭塘宋氏稱名家。其家以科第顯者。若絕若續。而獨其子孫皆讀書務理道。孝弟力田。循循然有法度。無一切鮮怒務外之色。蓋庶幾先民之程哉。余與賓之明之遊。因得習于謙之坦之兩兄弟。每相對未嘗不商畧騷雅。土室藜羹。竹牕夜雨。怡怡如也。太夫人徙而鄉。則謙之坦之爲政。太夫人徙而城。則賓之明之爲政。諸兄弟遞相過從。視七箸。候寢興以爲常。而又時時跽而謝無狀。太夫人則撫慰



之。曰。兒不憶我與汝言避倭時乎。曰。故知之。又不憶我與汝言汝父不幸時乎。曰。故知之。又不憶汝觀汝益方十歲。汝晉汝履啼襁中時乎。曰。故知之。嗟乎。吾曩時。褐視錦。菅視肉。刻視日。日視歲也。今吾有婦且有孫。衣重襲而食重簋。貴不人前。行不人後。吾真有吾子矣。無所事祝矣。余嘗笑俗學之陋者。往往欲博一第。以爲親榮。夫必鳴玉曳綺而稱人子。則曾閔不稱孝。而茅容尹焞非人耶。且世之科第尊顯者衆矣。啣命千里。山霧江湍。親老不獲從。而甚則倚廬陟屺。目窮心折。終不敢少露之于賓客笑語。郵筒筆楮之間。而子或浮沉宦轍。垂五載十載。出而裾絕。入而室虛者。豈少哉。以此視賓之太夫人。果孰得而孰失也。余與賓之諸兄弟。食貧同。兩家之老而安貧亦同。家大人七十時。諸君爲卮酒上壽。而余留滯鴛湖之濱。無能爲太夫人役。而敬獻其一言如此。非特寬太夫人。且以自寬也。宋氏名家多有道者。請以是言質之。



壽董宗伯元配龔夫人七十敘

往者董宗伯杖國之年。凡里俗羔雁牛酒。逆屏不敢前。卽家居集冠蓋。懸鐘鼓。僇僇歌舞。以上百歲觴。偵之寂如也。夫人少於公兩歲。今丙寅小春朔。七十矣。謝祝復如前。太守曰。古長吏崇重風化。表女宗。號母師。又如漢中太守。執子禮于杜泰姬。皆載在史冊。今率諸大夫詣門而祝董夫人。抑猶行古之道也。夫人出海上龔氏。其族有臺省兩兄弟。稜稜以風節著聞。夫人旣歸公。手續以供兩尊人。中饋肅給。客至具茗



串而已。不聞庖厨聲。公試蹶。則下機慰勞。亦不聞有  
幾微愁嘆聲。一盞粟。三浣衣。若將終身焉而已。其後  
神考拔公中秘。光廟擢公講帷。今皇帝追念甘  
盤。歷登禁近。夫人邀 綸告之譽。非一累茵列鼎。象  
服魚軒。而居恒素風素德。一似諸生婦時。不誨妬。不  
冶游。不通門外瑱環之間。撫視諸娣媵如女。教誡諸  
子孫。如察吏嚴師。稍長婚娶成名後。亦不復數數也。  
初公在北時。廷議欲推少宰。公堅辭。擬北大宗伯。又  
堅辭。未幾請南。遂上引年之疏。 溫旨敦留。 賜傳

還里。夫人笑曰。公少無宦情。老無媚骨。鳴犢見殞。倦  
鳥先還。知幾其神乎。客以枚卜挑公者。公曰。無多言。  
恐夫人聞之。笑而齒冷。昔楚莊王聘北郭先生爲相。  
先生曰。臣有箕帚婦。請入謀之。其婦曰。君以容膝之  
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山濤謂婦韓曰。  
忍饑寒。當作三公。夫曰殉。微有怖心焉。曰忍。微有市  
心焉。今夫人尋常蔬練。習而安之。但願公却熱地。避  
爭門。急以得歸爲幸。不以得宰相爲憂。其賢于古人  
遠矣。倘夫人凝滯不化。鼻息拂然。或對案不食。或蒙



被竊嘆。公能急流勇退如此快人意否。自公出都門以來。未及兩匝歲。揆席之地。露靛戟手。幾闕爲戰場。譴者譴。歸者歸。黃金相印。顛倒予奪如反覆手。達人。大觀。直不得邯鄲枕上一笑。公未老而引年先之。槐宮之夢先覺。蔗鄉之味方甘。極人間全福晚福。悉萃於夫人一門。視宰相果孰多也。即使公坐政事堂。衣袞圍玉。押數道黃昏文書。豈若著作翰墨。流傳於六宮四裔。象譯雞林。皆知有董宗伯哉。宗伯之筆。頓令枯者榮。短者修。士大夫每有家慶。數千里輿。恨不能乞其片言隻字。以爲家世光。以爲子孫重。余則烏能壽夫人。夫人附宗伯而傳。真壽矣。真壽矣。



壽范母馮宜人七十敘

往吾鄉有二偉人。曰大范小范。大范方額豐頰。目纖瞳炯。議論多準繩。確然若不可拔。小范剛勁孤硬。少緣飾。口吻袞袞。有面詈而無腹藏。兩先生就有司試其名。遞相甲乙。出行衢市上里中。兒及貴人長者皆引車避之。曰此葦亭二蘇也。而兩先生亦落落意不可一世。瞠目掀髯。如鸞雀摩騰。龍象蹴踏。至今父老見少年負氣者。曰爾才亦大小范耶。小范者爲叔子先生。大范者爲訥齋先生。叔子老著書自豪。訥齋先



生以鄉進士刺萬安。捐賓客久矣。其子若孫皆斌斌有文行。則先生配馮宜人教之也。先生少貧。雄于才。度可唾拾一第。不喜齷齪治生產。而性又好客。客至不聽出。談笑達墻壁間。而宜人歛氣應之。未嘗以釜憂壘耻告也。先生屢上公車。罷免歸。宜人爲緩拂纓。上塵。慰勉數四。未嘗不下機迎也。既登賢書。賀者傾妯娒。未嘗以泰色見也。從先生于官。渡嶺截海。亦未嘗以怖色見也。經紀萬安之後事。口血幾盡。匍匐萬里。以素車歸。未嘗以名香珠琲點廉吏裝也。歸而卜

宅卜坎。有子杜門。有孫遶膝。且嫻于文章。行就婚矣。宜人日從大士龕。布衣蔬食。優游以恬其天年。其歲月豈可量哉。江東之俗。家汰人侈。而三吳尤甚。高髻纖絺。明妝炫服。此不起于寒畯。而起于世家。世家轉相競效。又不起于有檢之縉紳。而起于一二無識之女子。司世道者。心竊憂之。有如宜人之慈儉莊敬。老而不衰。凜然自成范氏家法。其堤坊陰教不淺。度必有善人君子。以食宜人。不盡之報者。其在伯斯父子。抑是文苑中。世世有大小范也。宜人請爲鞮然而進。



香堂  
卷之十六  
賜何如。

壽夏母金太君八十敘

余嘗嘆世俗之壽其親者。歌鐘沸天。鞍馬照地。王公大人之文。高懸座隅。繡纈滿眼。讀之非倩筆。則借銜。於女史何當哉。新安夏氏有丈夫子六人。乞言壽母。不他屬而屬當代知名長者。以佐觴。六十徵之弱侯。焦公。本寧李公。七十徵之嘉賓湯公。其文精核皆可傳。至是則以八十文屬陳子。而陳子愧非其人也。孺人出金氏光祿翁長女。少有德音。十六歸慕筠夏公。公父曰筠庄。母曰蘇王。母曰程。皆篤老有壽種。孺人



婉婉事之。儲甘毳上食。雅得其驩心。筠庄翁客燕齊病歸。夫婦搗聲察色。未嘗頃刻離藥裏間。既疾革。二姑執手相向啼。孺人率諸兒嬰戲其旁。或佯取古今事更相質難。得解而後已。小不懌。孺人倚戶牖。負霜雪。非命去不去也。扶掖病姑。躬爲哺糜。不委左右手。巫醫紛若。寢食廢者經旬。筠庄翁有女弟未嬪。孺人出嫁時奩厚遣之。已孀居。藐孤在抱。爲護持其母子。以節孝聞。程姑弟瞽且貧。孺人衣食之三十載。并葬其不舉之喪。生死皆無憾。其他爲某子娶婦。爲某女贖兒。皆出孺人裝。而且逡巡遜讓曰。此行吾先公與兩姑意也。初慕筠公少孤。宗人詈其貲無餘息。客有挑釁者。孺人勸曰。尊卑分也。羸縮命也。請以勤儉補之可乎。于是掃私橐付公。而身則早興晚臥。浣衣蔬食。爲童婢先。操機杼。課樹畜。其積遂與素封等。孺人乃詔六子而教之。半受鄒魯書。半受卓鄭書。吾老矣。請受竺乾古先生之書。邑大夫以學宮委者。從臾慕筠公樂趨之。不難籛金相助也。孺人年已八旬。敏步健。噉猶彷彿六七十時。子孫相習爲肅雍醇謹。世守



百忍之訓。家傳萬石之風。和致祥。仁者壽。吾于孺人  
決之矣。夫婦好汰。則明粧炫服。近於無章。好織。則數  
米櫛薪。近於無禮。無禮無章。何暇好行其德。猝有叩  
門求者。搥手瞪目而謝之。至使人含赧。噤不敢發聲  
而去。孺人豐嗇中程。施與中緩急。懿親疎屬倚之外  
府者。若而年。孺人雖不作佛。故自佛地位人也。今且  
久坐小樓。經聲徹晝夜。馴至百歲。度六子雪髯半垂。  
曾玄五十餘。亭亭如珠林玉笋。孺人悉攝之。白毫大  
光明中。此與老瞿曇十大弟子五百人俱何異。豈必  
引南陔白華之詠。西池黃竹之歌。乃稱壽哉。請以奏  
孺人。并質之本寧嘉賓兩長者。

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卷之十六終







